

贾平凹书画艺术论

主编 马河声

一、

震属十月

蘇州忽来

兴如遂於

禮金皮上

正馬·白覺

何惠生坊

者有和康仁

馬河聲師江

諸友正成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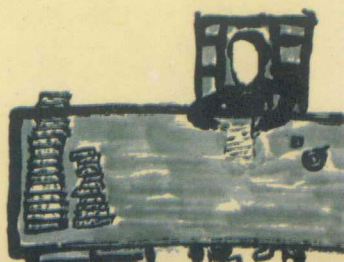
即光著述

平凹書畫

州十金細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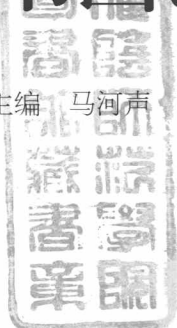
漢老書畫上

功未老也



贾平凹书画艺术论

主编 马河声



萬法歸一
為我所用



499647



陕西旅游出版社

(陕)新登字 012 号

贾平凹书画艺术论

马河声 主编

陕西旅游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长安路 32 号 邮政编码 710061)

新华书店经销 陕西商南顺意印务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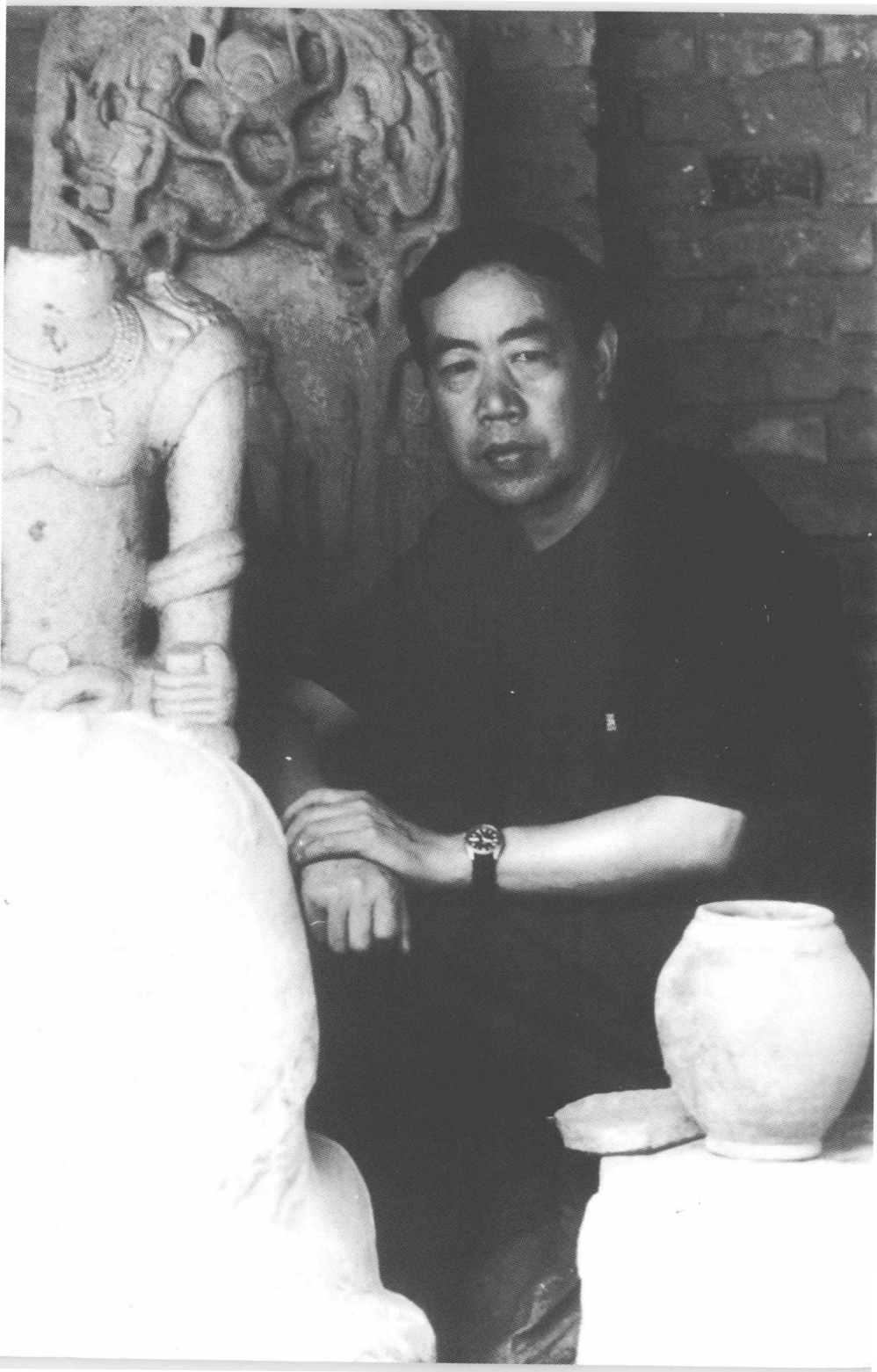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7 印张 2 插页 180 千字

2001 年 6 月第 1 版 2001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5000

ISBN 7—5418—1686—8/G·42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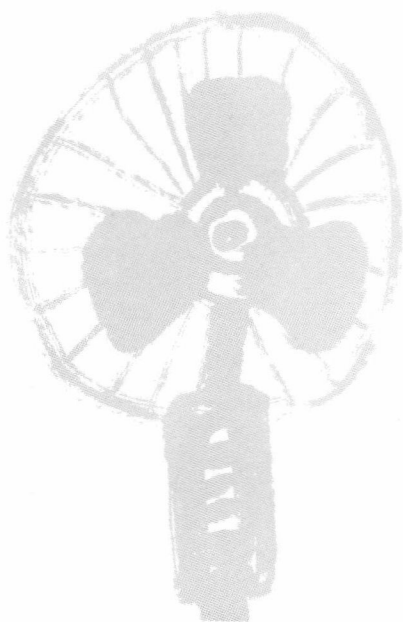
定价:25.00 元



目录

评论

在线条与色块之间	孙见喜	3
斯人籍此以养趣	李廷华	12
人到中年:走向颓废与寻找天真	张渝	18
局外零扎	柯文辉	33
“此在”的“言说”	吴振锋	45
如是我观	朱以撒	55
平凹的画	陈云岗	60
简的意	梅墨生	65
为“书法”的汉字“赎身”	陈新亚	66
稳健平实 厚重洒脱	王为国	71
学养深邃书通神	马河声	78
赏读平凹画作	孔明	83



目录

图版

84—162

附录

- 163 我的诗书画
- 166 自序《贾平凹书画》
- 169 序《中国当代才子书·贾平凹卷》
- 172 何海霞画集序
- 176 李正峰先生
- 180 张之光画集序
- 184 江文湛画集序
- 190 说崔惠民的竹
- 194 青泥散人李相虎
- 197 序《阿明幽默画》
- 199 十幅儿童画
- 213 在玫瑰园里
- 216 推荐马河声



499647

評論

在线条与色块之间

——贾平凹初学书画二三事

孙见喜

1968年,冬天,丹凤县苗沟水库。贾平凹见了那位当着工地指挥的关中汉子。汉子问:“平娃,你念了初中,能刷大字不?”

“能,能的。”

“明天别拉车了,提半桶红洋漆,给那座山上刷几条大标语去!”

平凹去了。可这山实在是山,山高得奇崛而执拗。山上没有松柏,没有寺院,只是裸露着石头。山顶也无锥形,只是等距离的排列着一些锯齿。锯齿上没有路,有的只是山羊的蹄印和岩鸡的粪便。他拎着洋漆桶,把那棕毛的大刷子别在后腰带上;他爬上悬岩,他先拿麻绳在腰间系了,一头拴住大石头,然后猴儿一般溜下去。风涌劲着,云雾揩着屁股漫过去,他冻得身子打颤,却不得不如壁虎一般紧贴着石头。

石头于他多重要呀，犬牙一样儿的石齿，却要承负着他全身的重量！不啊，他自己就是石头，他的心也是石头，他的血是一些坚硬的颗粒在血管里滚动。他一口一口喘着白气，忍不住瞟一眼伟大的县城，却使他的胆子壮起来。县城伟大什么呀，它被层层的山峦箍着如一个小盆儿，城中楼那么小，街那么细，行人是蚂蚁一般可笑，相比他倒觉得自己挺伟大了。“反正我把你们看小了！”他这么自语着一边将那刷子吸饱了红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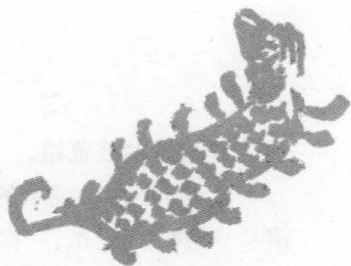
他写：“农业学大寨！”每个字有斗大，最后的惊叹号象个棒槌。

这便是他第一次展示他的书法。工地上的人都说：“这娃的字写得好。”他便从此有了写大字的信心。他也第一次吃了轻省饭。

到西安后，他的书法被人正视，这是方新村草堂正厅上那“静虚村”三个大字。也多亏了文友的宣传和演讲，他那字才被人认为“是书法。”其实，他的书桌后，书架旁，隔几天他便画几幅墨的“书法”挂上去，有一时心血来潮的戏言，有夜读偶得的警句，也有古人思想的精华。这样，在他身边，总保持着一个“文学”的小气候，他在这环境里坐了，写作心力充足，读书亦精神焕发。这些字，他原是为了幻化精神、启智心门的。可是不久，他发觉每有朋友小聚，这些随意书写的条幅便少了几张。初始他未介意，稍后方知这书法为朋友所爱。

突然，一个警觉闪上脑际：偷字不要紧，他们可千万别谋算着





偷书!

于是,他匆匆磨墨润笔,浓墨写出八个字:“书不外借,免开尊口。”他想,这样便可以断了他们的念头。谁知,一场周末麻将战过后,连那“书不外借,免开尊口”的字牌也被人拿走了。平凹徒唤奈何。

为防盗字事件的再次发生,平凹用浆糊和图钉把那些需要持久保留的字幅牢牢地固定在墙壁和书橱上。

还好,字幅不再丢失了,代之而来的却是公开索取。有心诚者,还自带了宣纸和墨汁,涉长路赶来相求。得了字,他们还要他盖上他的一系列印章,最受人垂青的,莫过于“静虚村”及“凹则不平”这两方。“贾平凹”三字的印章,有阴纹阳纹篆文甲骨文数种,他一般每次只盖一方。有晋南人过河来求字,索性将他的十几枚印章全盖了上去,惹得平凹一时好笑。平凹告诉他:中国书画,兼融诗书画印为一体,是东方艺术的特色,但其诗书画印及上下题款却排置有序,不可紊乱;比如用鉴,无论画者、收藏者,着印之处均以书画面上重心而定,其轻重虚实藏放,俱要全胸把握,方才锦上添花,否则乱盖一气,便要猪脑豆腐,一塌糊涂了。

搬至南院门横巷居住后,屋内面积增大,平凹除隔三差五自制书画装点壁室外,还接纳朋友的呈赠。当然,赠他书画者,俱是行内人士,这些书画作品为平凹明志启智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也是从这时起,他的字画陈设才开始按正规装裱,他的几幅书法才

进入到公开的展览馆。

于是,作为小说家的贾平凹,其书法也有价值的传言四向流开。1984年在陇东,一次为百十人题字,1985年在延安,于歌舞剧院唱过“后院里有棵苦李子树”之后,他又应邀挥毫,一气书写到深夜……远者,郑州的、南京的、上海的、新疆的,客自远方来,专求他的墨字。遇这些人,他常常自贴纸张,招待以烟茶。总要他们满意而归。

他书写的内容,一般由求字者自定。对创作界的朋友,他有时也借此传扬自己的文学观点和学习心得,比如在陕南安康写给作者传宗的条幅就是这样一段话:

“文之神妙在于能飞,善断之,善续之。世上万事万物皆可入文法,应穷及哲理,以物赋形,以形写意,于空白处求大意,见虚见涵,此中国人整体感知世界之特征也。艺术靠征服而存在,不是以适应而赖活啊。”

1984年,陕西《艺术界》编辑部来人,以他的诗画为题对他进行采访,他谈了如下的观点:“我之所以作诗作书作画,正如去公园看景,产生于我文学写作的孤独寂寞,产生了就悬于墙上也供我于精神的受活。即是一种私货,我为我而作,其诗其书其画,就不同世人眼中的要求标准,而是我眼中的,心中的。”

他说,正因为这样,过一段,他就在房子的四壁悬挂一批,烦腻了就顺手撕去一批重换一批,这种习性,自认是文人的一种无





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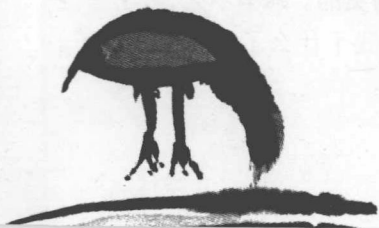
他说：“诗要流露出来，可以用分行的文字符号，当然也可以用不分行的线条的符号，这就是书，就是画。当我在乡间的山荫道上，看花开花落，观云聚云散，其小桥、流水、人家，其黑山、白月、昏鸦，诗的东西涌动，却会意而无言道出，我就把它画下来。当静坐房中，读一封家信，抚一节镇尺，思绪飞奔于童年往事，串缀于乡邻人物，诗的东西又涌出，却不能写出，又不能画出，久闷不已，我就书一幅字来。诗、书、画，是一个整体，但各自有不可替代的功能，它们可以使我将愁闷从身躯中一尽儿排泄而平和安宁，亦可以在我兴奋之时发酵似地使我张狂而饮酒般的大醉。”

就是贾平凹，其书画成了他艺术存在的一部会，成了他从事文学创作之余心灵流泄的轨迹。

当上海《文汇报》的主任编辑萧宜先生访问他作画的缘起时，他说：“在年纪不老的作家里，我自诩我的毛笔字可入书品，但我确实没有临过帖，用钢笔写稿写得多了，随时又爱读一些碑，别人要我在宣纸上写，就写出来了。原本是一场玩事，所以从不难为他人的索求，给他写字不正好是练我的书法吗？差不多是求我一幅字的总事先拿数张纸来，剩下的便白落，竟落下了几大捆的便宜。有一日突发奇想：有这么多纸，何不也作些画呢？见过一些画家是将墨大泼大涂的，于是也泼，也涂，怪畅美的。画毕不久，来了一位搞美术理论的先生，瞧我一嘴唇墨，问我干什么了？我说作画了。

小时候在寺庙里看过画匠骑在木架上画檐头，时不时将笔在嘴里蘸唾沫，多半我作画时也这么不自觉地模仿了，就擦着嘴说，小娃的屁股画家的嘴，当画家就要敢不卫生呀！先生说要看画，看，一拳却把我击倒了，大叫你小子是鬼狐附体！我可怜地说，我可从没受过训练，压根儿不懂技法。意思是别以高标准来要求我。先生倒严肃起来，讲了许多使我也吃惊的好话，我瞧他不是戏弄我，我来劲了。我是个见不得鼓动的人，一时得意，叫道：“那我画呀！”就画起来了。我真是有无知无畏的秉性。说老实的，我可不想作个画家，这纯乎一种取乐的方式，没想后来更有一层好处。我家来客过多，尤其晚上，常是小屋坐那么三位四位，宏论滔滔，我很烦，又不能黑了脸赶人家，作起画就可以既不失礼又可平心，你若要走，说一句‘啊，你慢走’，阿弥陀佛，你不走就呆着看我作画，我反正要两不误的。初冬到现在画下了30余幅，觉得还满意就编号，编了号的画，是决意不送人的。不知这兴趣还有多久，也不知还要画出多少幅，我想天要我画多少，就画多少，我才不受硬要画的累呢。”

平凹的书画，尽些漫不经心的涂抹。其早期作品，该追溯到1970年前后在丹凤县苗沟水库办“工地战报”时。那时，他办黑板报，办油印小报，刷标语，编排文艺节目，板报上他画题头尾花，油印小报的蜡板纸上他用铁笔刻划工地人物，一片竹叶，一株野菊，一袅儿炊烟，或者老贫农的烟袋，突击队长的镢头，铁姑娘们的拉车，等等，为了宣传鼓动，也为了他心中的激情，十六七岁，初入社





会，一切都想触摸，也正是好表现的年龄，他什么都要试一试。他要施展自己的全部才能，力争社会的承认和接纳。当然，也为了工分。父亲蒙冤被解除了公职，作为长子，他不能不挑起生活的重担。遗憾的是，这些 20多年前的“作品”已经无法征集到了。笔者曾在平凹的故乡棣华镇找寻过这方面的资料，所答皆云“谁还收留那呀！”

值得欣慰的是，70年代中期平凹作的一批画被有心人保存下来并刻印成册流传。那时他从西北大学毕业分配到陕西人民出版社当编辑，住在 6平方米的小层，读书作文之余，兴致尚好，就题诗作画。画多是钢笔画，偶有铅笔和水墨。内容追忆儿时情景，怀念大学生活，也有对情人的思恋。

他画“白杨树下一碾盘，儿时作摇篮”；他画“儿时常在门前爬，只有黄花跟我耍”；他画星星，提出问题：“夜夜坐在娘的怀，谁把勺儿搁天外？”大有屈骚问天意味。他还画高山流水，题诗为：“儿时看见山中泉，总想为何流不干？八十老翁回答我：为何你嘴吃不满？”他画雁阵，画塘水，说是：“天上飞过一群雁，塘中鱼儿先看见；儿时闻雁叫，总喜塘中观。”这些，简朴稚拙的画面，蹦跳着一颗不安的童心。平凹的童心是寂寞的，幽幽独思中与之对白的唯有小草、星星和雁雀。他自小喜静，不与别家孩子结伙闹哄，宁愿爬在地上看蚂蚁搬家。这些独慎独思的初人情景在散文集《月迹》中有充分表现。

这时期的画中,较多的是对农村劳动生活的描述和追忆。平凹 1968 年初中没毕业回乡务农,是十多岁的大孩子。所谓“十五离中学,五年垌中乐”,棣华镇东头二王庙前戏楼后边,新建了一座小磨,开张时平凹是磨倌。一个大木轮了,连着皮带,再连着石磨,丹江水从水斗里泻下,冲动巨轮,石磨转动,农民们加工玉米,麦子,稻谷,平凹画了,是水墨的一幅,乍看黑糊糊一片,细瞧原有名堂。棣华多稻田,水车是常用物,平凹画了,一房、一日、半个水轮、戴斗笠的农人,画面简洁,全以粗实线构图,题诗为:“七月如火扑,水车旁边度三伏”,他对农人的怜惜,对苦活的铭记,浓浓地洋溢出来。说平凹写了大量的农村题材小说,篇篇都那么地道和有味道,个中机制,恐怕全在这“七月如火扑”的切身体验中。农村是一炉火,不在其中烧炼过,哪能随手一部《浮躁》就叫响了国内外?他画鱼鹰叼鱼,题:“我就是鱼鹰”,这是他自己文学创作的图解。

他也画农村小景。“儿时作牧童,常睡在牛棚”;“河边石板路,草履可曾留?”“黄昏风静炊烟直,该是牧牛归家时”;“月夜渡口归,忙忙谁与谁?”他还画人物:插秧者,小妹,小学老师,等等。平凹生平中,苗沟水库的一段是他人生起程的上马石。这他不能不画,开山工地上,他画了 8 磅锤和钢钎,画了水库工地上放电影;他画竹,题:“山中有笋,工地有我”,这逸泄出他胸藏冲天之志。平凹观察生活,自有幽独。如一幅画上题:“远处只听皮鞭抽,近看不见





人与牛”就富含禅机。他画人家新媳妇，衣服穿得四楞四正，头上顶个簸箕，题字说：“衣服穿得象剪纸，才从碾坊归来，必是谁家的新媳妇。”

选自《鬼才贾平凹》